

被遗忘的〇三号

胡经伦 方培泉 著



87
I247.5
2408
3

被遗忘的03号

胡经伦 方培泉 著

11.5/12

北岳文艺出版社

389672

被遗忘的03号

胡经伦 方培泉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6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16,000册

*

书号: 10397·115 定价: 1.50元

目 录

第一章	楼外的风波袭击着楼内人的 心扉.....	1
第二章	巧遇那位风流女人.....	29
第三章	罕见的新婚之夜.....	80
第四章	这个内奸究竟是谁.....	109
第五章	又没见到他的影子.....	132
第六章	看着同志殉难可比自己死去 难受.....	151
第七章	魔皮不能脱.....	176
第八章	脱掉魔皮仍当鬼打.....	213
第九章	人妖颠倒，鬼皮难扒.....	230
第十章	○三号瞑目露真容.....	250

第一章

楼外的风波袭击着楼内人的心扉

他确实已经被别人遗忘了。

他是个驼了背的佝偻老人，身材瘦弱，面容枯槁，混浊的眼目里，潜藏着茫然无绪的神情，皱皱巴巴的嘴角上，总是停留着一丝惨淡的微笑。

他常常在上班之前，就站在地委办公楼的门前，茫然地望望这个，看看那个，心事重重，象是在等盼着什么。这些年来，到机关告状的人太多了，干部们只当他也是个普通告状者，与自己毫无干系，所以，谁也不曾去打问他是何人，又为何事而来。久而久之，虽然他常出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但却早被人遗忘了——熟视无睹！

这天，这个古怪的老人居然把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邓三丰给拦在了地委机关的大门口，嘴里还含混不清地说着一句

话：“我那事……我那事……”

邓三丰五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瘦细，脸盘略长，举止潇洒大方，神情和善可亲，脸上时常挂着笑容，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

他俩已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他也知道他要干什么。只是事情缠手，甭说拦在这门外三言五语解决不了，就是组成个班子，用上三五个月怕也难弄清楚。所以，他只好用温和的口气对老汉说：“老人家，不要这样，有什么问题去信访办公室反映；如果你信不过他们，就跟我到办公室去——哎！”老汉不知是耳背没听见，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不摇头，不点头，只是抓住邓三丰衣襟的那只手一动不动，嘴里照样还是咕哝着人们听不大懂的话语。

这一来，使不少上班路过此地的机关干部纷纷围拢过来，将老头拉到了一旁：“你这个老头可快吃家伙了，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

“你是哪个大队的？怎么跑到这来胡闹？”

“有什么事去找你们大队，找你们公社，你好好看看，这是地委，不是大队部。”

不知是老人耳聋没听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只是对此不屑一顾，照样抓住邓部长的衣襟不放。

见此情，一位中年干部上前一步抓住老人的手，对邓三丰满脸堆笑地说：“邓部长，别管他，快走你的吧！”

谁知老头不买他的帐，抓着邓三丰的那只手反而抓得越紧了。

邓部长不满地瞪了这位中年干部一眼：“去去去，上班去吧，对来访的群众怎么能是这种态度！”

中年干部没趣地缩回了抓住老人的那只手，而老人并没松掉抓住邓部长衣襟的手。

旁边的人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想，这老头也太不讲理了，连句整个话也说不清楚，却在这么多人面前拿着堂堂的部长当猴耍，呆会儿部长一翻脸，叫你老头儿吃不了兜着走。可邓部长毕竟是部长，一点身份不失，照样还是和言悦色地劝导着老头儿。只是老头儿软硬不吃，刚才挨训的那位中年干部才再次挺身而出，要强行将老头儿的手掰开，好让邓部长离去。这一来，中年干部抓住老头的手，老头的手揪住邓部长的衣襟，你来我往，把个邓部长夹到中间，弄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实在有失部长的风度。

邓部长的火气到底有点按捺不住了，他一把推开那个中年干部，两眼盯住老头儿说：“这么大年纪了，别拉拉扯扯的嘛，哎，这不好嘛，你不是要反映问题吗？走，到我办公室去！”

围观的人齐声助兴：“对，别胡来嘛，快松开手，有话跟邓部长到办公室去谈。”

老头儿犹豫着。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能力已经衰竭得很迟钝，在思考邓部长的建议时，显得出奇的慢，吃力得很，半晌没有作出决断，而抓住邓部长衣襟的那只手，却仍旧没有松动。

“叫公安局的人来吧！”那位中年干部高声威胁着。

围观的人们也七嘴八舌地谴责起这个老头来，说他无理取闹。

人越围越多，除了地委机关干部，马路上的行人也都停下来看热闹。路被堵塞了，急着要通过的汽车，喇叭声响成

一片。人们好奇地询问着。

“出什么事了？”

“这老头是个干什么的？”

问的不少，没人回答。

就在这当儿，有个人手里拿着四、五根油条，高高举过人们的头顶，嘴里不住地嚷嚷着：“让让，让让，看油了，看油了……”一边嚷，一边寻隙往里边挤。可能是人们真的怕把衣服弄脏，纷纷闪开一条缝，让这个人走了过去。不一会儿，这个人便挤到了人群中心。

来者名叫岳茂，二十八、九岁，是邓部长的下级——地委组织部的干事。他的出现，好象给凝结了的事态带来了一线希望，紧张的气氛显着松动了，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他究竟能否解决的了这场危机，但看到他那大叫大嚷的冲劲儿，人们似乎发现了这个希望。

那个帮着邓部长的中年干部刚才乍呼了一通儿，不但没起作用，反而激化了势态。正觉得脸上挂不住，无计可施，突然来了个岳茂，于是就赶紧迎上前去找台阶下：“小岳，你来的正好，快设法让你们部长离开这儿，围这么多人，象啥样子？”

邓部长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儿说：“来，小岳，快劝劝他！”扭头又对老头说：“行了，我们是一部的，有什么问题你先跟他说说，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嘛！”

岳茂三嚼两嚼把一口油条咽下肚去，朝邓部长点了点头，而后，又对老头儿说：“老潘，别这样，快，松开手，他跑不了！”

岳茂的话产生了奇妙的作用，老人闻声真的顺从地把手松开了。旁边的人随着老人手的松开，也都松了一口气。

此时，那位中年干部又板起了面孔，凶神似地斥责起老头儿来：“快走吧，简直不象话！”

“走走走，快走开吧！”有人附和着。

岳茂也斜了这位中年干部一眼：“好了，上班去吧，这老头够可怜的了，朝他撒气，算什么英雄！”

中年干部被岳茂这几句不软不硬的话噎住了，他不明白岳茂这几句话里究竟有什么函意，随即略带口吃地对岳茂解释道：“你是没看见，这老头儿把个邓部长弄得狼狈……”

没等中年干部说完，岳茂便接过了话茬：“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概是他觉得邓部长能给他解决问题吧！你说呢？”

势态缓和了，邓部长朝岳茂点了点头，感激地说：“小岳说得对，我工作没做到家；老区的人民这些年吃的苦太大了。”说完，拍了拍身上的土，转身向办公大楼走去。

岳茂把手里的油条塞到老人手里：“老潘，还没吃早饭吧？给，填填肚子，回去吧，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

老头儿凝神望了望岳茂，顺从地接过油条，拄着拐杖，躬着腰，迈开两脚，蹒跚地走下台阶。人们自然地闪开一条甬道，让老人走去。

两位主角一离开，围观的人们自觉没什么戏看了，也都相继散去。

那个中年干部以及熟悉岳茂的几个人，一边朝机关走，一边跟岳茂攀谈。

“小岳，怎么回事？”

“岳茂，这其中定有什么名堂吧？”

“保密吗？能不能透露给咱一点？”

“……”

岳茂不点头，不摇头，只顾走他的路。但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似乎他对老头的事情还是了解一二的，只是事情复杂，不便开口罢了。

二

发生在地委办公楼前的这一幕，被新任地委副书记达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办公室就在二楼靠马路的这面，从窗里能看得到楼前的一切。

达民今年快六十岁了，门牙已经脱落，说起话来走风漏气，不十分清楚。头发、眉毛都已发白，但精神还算可以。太行山区是他的老窝，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在这里，燃烧了他火热的青春。一九四九年初，他随大军南下，才离开了家乡这块土地。在南方某地当了几年县长，后来，又升任地委副书记、书记的职务，一晃就是三十来年。

俗话说，落叶归根。达民趁给老干部落实政策之机，申请退休回到了家乡。

达民回来，本想松心地度过晚年，不想再担任什么职务了。谁知事不如愿，他当年的老连长，现任地委书记熊怀煜死活不同意，非拉他再干两年不可，“老伙计，你陪我再干两年，不要多，就两年，估计再有这么两年，就可缓过劲来

了，然后，咱们一起退休。”

老连长的心愿他理解，这个太行老区，这些年被折腾得够戗，光冤假错案的落实复查工作，就把地委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牵制住了。省委一直批评地委决心不大，措施不力，但老连长苦思冥想，怎么也弄不清问题的根子究竟在哪里。

老连长让他挂个副书记，专门抓落实政策这项工作。语重心长，无法推辞，上级领导也同意，达民只好答应。

时令已是隆冬。他头一天去地委办公大楼，就发现了这个老头儿。他走近仔细一端详：“嗯？！”一股热血当即涌上脑门，他竭力克制着冲动的感情，弯下腰去问道：“你——认得我吗？”

老头耳聋，愣愣地望着达民一言未发。

达民提高嗓门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话，这回老头听见了，他出神地打量着达民，皱紧眉头，费劲地回忆着，上上下下搜寻着面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同龄人。他的记忆力太坏了，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摇头作罢。

达民变得严肃了。他沉吟了片刻，四下一望，看样子象是要找个人问问情况。

这一幕让岳茂看见了。他机敏地跑过来：“达书记……”

达民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岳茂。岳茂矜持地一笑：“达书记，您忘了吧？十年前，我到南方去找您外调过，那时，我才十七岁，正被历史的风暴吹得忘乎所以；你正住牛棚……想起来了，我可一眼就认出您来了。”

达民听着一动没动，脸上依然是那样的平静，丝毫看不

出有什么感情上的涟漪。这使岳茂很失望。他心想，莫非这位副书记的记忆力也是严重衰退，不记得那件事了？

其实，达民的记忆力还满好，已经认出了十年前曾经见过一面的这个岳茂，也已经认出眼前这位佝偻的老人就是潘贵。

只是潘贵其人，对达民来说，始终还是个谜。

抗战初期，达民和潘贵在一个支队。他们这个支队活动的地区，是敌我拉锯地带。环境十分险恶，斗争非常艰苦、复杂。有个别投机革命的人，经不住严峻的考验，开了小差；也有的人干脆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而达民和潘贵两个人，甭说自己干那对不起祖宗的勾当，就是听说有人投敌了，也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发誓非抓回来剁成肉酱不可。

可是达民万没想到，一向骂那些在敌人刺刀面前吓破胆，苟且偷生的人是松包、软蛋的潘贵，不久，竟干出了携枪投敌的勾当。那天，把他抓回来，支队长刚把情由说完，达民就第一个站起来大声嚷道：“枪毙他！口是心非的逃兵，叛变革命的孬种，必须枪毙！”这一喊不要紧，许多人也跟着喊了起来：“枪毙他！枪毙他！”

等大伙的情绪稍平息一点之后，支队长就宣布了处理决定：开除潘贵的党籍，驱逐出革命队伍。

这样的处理太轻了，达民愤愤不平，会后，他找到支队长，责备支队长有意袒护叛徒。支队长起初一直不吭声，达民一直纠缠不放，最后，支队长发了火，他握起拳头朝达民胸前狠劲一杵：“就你革命！难道连我你也不相信了吗？”是啊，谁不知道支队长是条铁打钢铸的硬汉子呢？在一次攻

城战斗中，支队长身先士卒，第一个登上了城墙，左拚右突，刺死不知多少对手后，自己的肚皮被敌人刺破了，然而，他面不改色腿不软，把露出来的肠子往肚皮里捅了捅，顺手拿起裹腿，围着伤口紧紧缠了几圈，端起刺刀就又追了上去，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才承认自己挂了点彩。达民看到对革命志坚如铁的支队长真的发了大火时，才悻悻地走开了。走到门口，支队长又喊住了他，象是有什么话要和他谈，但嗯啊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眼圈红红地轻声说道：“忘掉他吧！唉，忘掉他……”这个他，指的就是潘贵。

由于潘贵的叛变，部队只好转移。就在转移的那天，达民见到了妹妹达娟。达娟在纵队文工团当演员。由于达民和潘贵的关系胜过亲兄弟，慢慢使达娟对潘贵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爱慕之情。达民早想成全他俩的事，问达娟，她满脸绯红，只回答了一句：“你去问他，”就跑了。问潘贵，潘贵沉吟半晌，才说：“环境这么险恶，还是以后再说吧。”谁知事隔不久，潘贵在雪地里捡回一个小女孩，又过了几年，这女孩竟成了潘贵的妻子。达娟知道此情之后，泪如泉涌，放声痛哭。对此，达民对背信弃义的潘贵也曾多次责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达娟哪点对不起你？哪点不配你？”潘贵喘着粗气，不作回答，但心情确实是异常复杂的。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达民和潘贵与部队失散了。当时，潘贵左腿中弹，不能行走，达民背着他寻找部队，潘贵于心不忍，几次要达民放下他，自己去寻找部队。对此，达民理也不理，依然背着他，步履艰难地行走着。患难之情，感动得潘贵泣不成声。憋了好半天，他才流着泪对达民说：“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达娟。我喜欢达娟，看得出来，达娟也喜欢我，可我觉得，她不应该跟我结婚，干咱这一行，不定哪一天，在荒郊野地一躺，留下她一个人，怎么办呢？”达民脑袋一拨愣：

“那要抛下人家桂花，不也一样吗？”

“不……不一样，”潘贵申述着难于言表的理由：“桂花无家可归，当初不是我从雪地里捡回她，她可能就没命了；捡到她，事后不管她，她大概也难活命，她太脆弱了……而达娟没有我，可能生活得更好。”

从此，达娟再没找过潘贵，也很少来看达民。这次相遇，是达娟听说了潘贵叛变的消息，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才找达民证实来的。当达民证实这个消息后，达娟竟变颜失色痛哭起来。达民理解妹妹这种感情，因为达娟始终爱着潘贵。潘贵的叛变是对妹妹这种真挚感情的嘲弄和亵渎，爱慕的情感和受骗的耻辱都搅和在这哭声里。

虽然支队里有些同志怎么也不会想到，甚至始终也不会相信潘贵会叛变投敌，但组织上的决定，人们深知决非儿戏。对此，达民更是坚信不移。日后，达民在敌占区执行任务时，又倒霉地遇见了潘贵一次。当时，达民只身一人，潘贵身后还有几个匪兵。敌众我寡，达民拚命地跑，潘贵他们死命的追，达民实在没劲儿了，就敏捷地蹲在了一堆树丛里，待潘贵等人追过来之后，他俩的目光相遇了，达民正欲蹿出去和他拚个死活，潘贵却朝他身后那几个匪兵一挥手，喊道，“追！”箭似的冲了过去。是潘贵刀下留情？还是潘贵根本就没看见他？或者是潘贵根本就没有叛变？他真想跟首长问个明白。但残酷的岁月，正象首长告他的那样，该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这种事他是难弄清楚的。

后来，达民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再也没见过潘贵。

战争一结束，繁忙的工作便缠住了达民，时间一长，潘贵在他脑子里便被遗忘了。

使他重新想起这个人的，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岁月，他被关进牛棚的时刻。一天，来了两个人找他调查潘贵的问题。其中小一点的那个就是眼前这个岳茂。可能是他们缺乏外调经验，见面还什么也没问，就先向达民介绍了情况。他们说根据潘贵本人交待，他当初是奉命打入遥观镇敌人内部的，领导他的是原二分区敌工部长王华。但是，王华已经死了，这段历史没人能证明。潘贵的交待材料上所提到的名字又大都是死的死，亡的亡，不是在解放前的战斗中牺牲，就是解放后病故。如今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达民。他们要达民证明潘贵是否确实有过因投敌而被开除党籍的事实。

外调人的一席话，勾起了达民许许多多的回忆。他猛然想起，在宣布开除潘贵的那天，敌工部的王华部长确实到过支队；他还想起，在他和支队长吵闹后的一天，支队长叮咛他今后再不要提起潘贵了。他问为什么？支队长不耐烦地一挥手：“你这个人，叫你知道多少，你就知道多少算了！知道那么多，不怕把脑袋撑破！”想到这里，他才似有所悟：当时潘贵问题不小，但处理很轻，莫不是……”一连串的往事，一连串的疑问，一齐涌聚到他的脑海。但在那一句话就可置人于死地的动乱年月，他没写一个字的证明材料，只说因当时形势紧急，记不清了，就把两个外调人打发走了。

自哪以后，身处牛棚，本来清白无暇却整日被人纠缠不放达民，脑子里才不由得常闪现着那个面目清秀，不大爱讲话的潘贵的影子。他自己历史如此清白，还遭受如此荼

毒，那潘贵不管他当时是真投敌，还是受党组织之命，打入敌人内部，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尤其是若真是组织决定的假投敌，那冤枉可就更大了。难啊！人生太难了！

潘贵究竟怎么样了？

达民重返故乡的那天，是他妹夫邓三丰用地委的“黑上海”去接的。在车上，达民就问起了潘贵：“三丰，你知道有潘贵这么个人吗？”

邓三丰一惊：“哥哥，你认识他？！”

达民摆了摆手：“不要这样称呼，怪别扭的。”达民说的是实话，他听惯了达娟对他的这种称呼，但也已经有二十多年听不到了。如今邓三丰这样叫他，他听着很不自在。再说，今后要和三丰在一起工作，一天不知要打多少次交道，这种称呼总是多有不便的。

邓三丰也很理解达民的心情，于是谦然一笑：“嘿嘿，不瞒你说，我从小就没个哥哥，当然也就不曾叫过谁哥哥，可是该怎么称呼呢，心中无数，才硬着头皮叫了您声‘哥哥’，嘿嘿嘿……”说着，他搔了搔后脑勺，难为情地笑了。

达民很赞赏妹夫这种诚实的态度，一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之后，便爽朗地说：“随大流，就叫我老达吧……潘贵当年和我在过一个支队，当然认识！”

“噢”。邓三丰随即问道：“那他的叛徒问题……”

达民问：“组织上怎么定的？”

邓三丰为难地说：“唉，难啊，这些年，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眼下的冤假错案就弄不完，哪能顾得上象潘贵这样的历史问题呢！本来有结论，可他又不服，整天不向省里

告，就找地委闹。地委让我负责落实政策这项工作，搞得我是焦头烂额，省委还批评我们这项工作搞得不好。唉！”

达民十分同情妹夫的处境。

眼下，地委为了加强力量，让他狠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可他新来乍到，对这里的情况又不熟悉，能不能不负老连长的期望，他心里确实也没有十分把握。

上班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潘贵。他万没想到当年的潘贵已经衰竭到这种地步。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但他的理智还是相当清醒的，他是执政的共产党的一位地委负责人，而潘贵其人究竟如何，他又确实并不清楚，责任之重大，他决不能感情用事。

他从衣袋里摸出二十元钱，递给潘贵。潘贵毫无反映，不予理采。无奈，达民只好转向岳茂：“小岳同志，委托你了，给他买件新衣服换上。”

而岳茂并没伸手接钱，脸上还居然浮上一层鄙夷的笑意，并直言不讳地说道：“对他来说，需要的并不是钱。”

达民听出岳茂话里有话。便略有所思地望望潘贵，又看看岳茂。问道：“他家住哪里？”

“他自当年离开部队，就再也没个家了。”

达民心里咯登一下。就凭这一句话，说明岳茂是了解潘贵当年的情况的。

“我是问他现在住哪儿？”

“应该说他没有地方住，到处流浪。”

“流浪？”达民心头显得沉重起来。

“是的，流浪。碰上了我，不懂得划清界限，暂时让他住到了我家，和我挤在一起。”